



沈鹏像 李琦 作于1995年

我和沈鹏先生交往不多。以前无缘拜识，来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后有了联系，但他是名家，年龄大，身体弱，访客多，不忍打扰。有事请教，多由祁旺代禀。见过数面，几无深谈。我对沈先生的了解和仰慕，主要是查社史，读先生诗，编先生书，写先生文，一点点深入的。

说无缘，其实早在1979年家兄汪稼华就与沈鹏先生见过面。那时青岛正办《汪稼华山水画展》。改革开放初期，个人画展较少，沈鹏先生作为人民美术出版社新任副总编辑，人到青岛，自会关注。听家兄说，他们谈到水墨画，有时笔墨蘸半墨半水，一笔下去，有浓有淡，书法中不常见。沈鹏先生当场运笔，写了“闲与仙人扫落花——稼华同志雅属，沈鹏试笔”字幅，水气淋漓。此后沈先生似乎没再用过这个方法。他们还有通信。我看过字和信，回想起来，有些惊讶，那年沈先生四十八岁，书写十分老到，比晚年书札还显沧桑。未想茫茫人海，三十年后，我和沈先生相识于人民美术出版社。

沈鹏先生似乎对书法、诗词成就掩盖了他的编辑业绩很在意。那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从北京后胡胡同32号临时搬家到双井富力中心，我最后查看搬家有无遗落时，在办公楼地下室一间屋内地下废纸堆中，发现两个破损的牛皮纸袋，打开一看，是五十年前的审稿单，当即翻阅一过，其中有沈鹏先生用毛笔和钢笔写的审批意见。一次我有机会去沈先生家，就带给他。他翻看许久，脸色庄重。数日后，让人带给我一封信（参见右图）。更多图文请移步“文汇”App和“文汇报”微信公众号：

从旧纸堆中找到五页审稿单，其中包括：一、三十二开普及画册《工农画选》，二、八开活页《现代美术作品欣赏（第六辑）》。当时风气重视工农自创美术作品。这几页审稿单填写认真，保存完好，时序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

五十多年历经沧桑，早先严肃有序的作风被破坏。审稿单被弃一隅。汪家明同志是有心人，偶尔发现这一弃物即视为难得。经家明同志同意，我留下给李平凡同志的一份三百字以上批件赠家乡母校艺术馆……

附言：李平凡，人美资深编辑，游学日本，著名画家，版画家；曹辛之，设计家，诗人（笔名抗约赫），艺术造诣深厚；顾朴，聋哑人，著名设计家。逝者如斯，三君已矣。

沈鹏含泪草

此信书于“十竹斋”笺纸上，行草谨严，端庄

难忘的书与人

我所认识的沈鹏先生

汪家明

郑重。从这事中，我看出他对出版社同事和编辑生涯深沉的怀念之情。他十九岁入社，一辈子成长于斯，工作于斯，奋斗于斯。我由此理解了，他为什么对社里的事有求必应，从来不计回报。教育部新开小学书法课，我请他出任教材主编，虽已八十多岁高龄，一口答应，对我社的教材质量和顺利通过审批提供了保障；我社出版六十卷《中国美术全集》普及版，请他题写书名，也许是他曾参与原版全集的编辑和撰文，对这套书理解尤深，他的题签十分用心，既充满朴厚金石味道，又华美，令我兴奋许久；“人大大厦”开工建设奠基，又请他写了一幅大字；他捐给社里一百万元人民币，作为“学术出版基金”……这些都是我在任上亲身经历的。他做的这些事和他爱社、爱出版的精神，对我是巨大的鞭策。我渐渐认识到这位老先生对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重要性。

2014年9月26日，祁旺陪我去见沈先生，我备了几个预案：

- 一、建立沈鹏艺术中心 陈列、展览、鉴定 二、实施沈鹏学术资金管理办法 《人美文库》、中青年美术史论著作 三、沈鹏著作集（八卷） 《古代书法散论》《临池所思》《授课录》《散文随笔》 《序跋集》《三徐吟草一编》《三徐吟草二编》《三徐吟草三编》 四、沈鹏谈话书（单册，普及读物） 书法创作散谈·谈话书创作·书法漫谈——授课实录选谈·谈话草书 蔡于四十·宋元尚意书法述略——兼论苏黄米蔡四家 ……

沈鹏先生看了预案，并无意见，只是说，不着急，慢慢来。可惜第二年我卸任社长，几个预案，除了编辑出版《沈鹏谈话书》，都未落实。

也是在这一年，年末，沈先生打电话给我，说莫言几天后来访，让我陪同。我与莫言，1986年见过，后来在出版活动中也碰到，算是认识。那天会见之后，沈先生嘱我记录下来，我写了篇短文，其中说：

已经数九好几天了，天还是暖和。那日沈鹏先生精神好，沈夫人的红坎肩透着喜相。窗外阳光明媚，客厅大茶几上整齐摆着书，墙上挂一幅郭沫若书法。莫言如约而来。他身着短羽绒衣，戴灰色米色长围巾，内穿浅黑布衣和方格衬衫，素朴考究。

落座没有寒暄，沈先生第一句话就说：“这两天知道你来了，一直在想你说的‘艺术是没用的’。”莫言感到有些突然，但马上接茬：“从使用的价值来讲，艺术肯定不如原子弹，肯定不如发现一项化学元素有用。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认为艺术是没用的。”沈先生挥动左手，顺着自己的思路解释：“艺术的有用无用，恐怕要从怎样的意义来说。书法作品，我可以给你写一幅留念，若写得不好，有审美价值，但不能给人知识。如在市场上流通，就属商品范畴了。”

莫言说：“谈起来好像人人明白，艺术不能商品化。其实不然。我们写小说，想让人阅读，最终还是成书，书本身就是商品，要进书店，作为商

品流转。作家的艺术必须通过商品形式来实现，难以逃脱被商品化。但作为创作初衷来说，作家不能把书能卖得多作为创作目的。商品化只能说是一种手段，不能作为目的。”

沈先生仍旧沉浸在自己的思考里：“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本身也成为商品。这就是异化。当年周扬参与异化讨论，他是对的。异化普遍存在，不能说社会主义就没有异化，现在我们社会里面异化现象到处存在。按照霍金的说法，最后是机器人控制了人。技术发展比人发展快，人就要麻烦了……”

接下来谈了许多闲话。沈先生忽然想起，取来自己的诗集《三徐再吟》，递给莫言：“你看看对哪首感兴趣，我给你写写。”莫言笑说：“真是不敢劳动您……不过，看一个书法家现场写字，也是难得的机会……”

说起格律诗，沈先生说：“现在新的诗韵，我不大懂。比如高兴的兴，起兴的兴，分别是仄声与平声，倘不分，有点扫兴。”大家都笑。莫言说：“我们山东人读音不准，写不了格律诗。”

沈先生翻到《新秋偶成》，问是否可以写这一首，莫言看后说：“好，这符合我的职业：叶落秋风至，仰天长一呼。凭窗无远目，伏案可幽居。暇日观镜晚，忙时要读书。夜闻闻蟋蟀，能入我床无。”

“最后两句来自《诗经》：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沈先生自言自语。

于是大家移步书房。书房两面墙上、书橱门上高高低低挂着书法作品。桌案一侧堆着书，有画论和诗词方面的，有的老旧，已经快翻烂了。沈先生站在桌案前，熟练地铺开一纸，左手抚案，右手轻取常用的长毫，蘸墨，悬腕，沉吟片刻，忽然落笔，字斟句酌，写写停停，忽慢又快之间，一幅气韵连贯、线条婉转、虚实相间的草书渐渐现出。众人暗自叫声“好！”可是沈先生搁下笔，却说：“不怎么样，请批评吧！”

应沈先生之请，莫言也写了一幅字：如坐春风。他是左手书。

我应沈鹏先生之嘱所做的另一件事，是为他的新书《三徐韵韵》写序言。我很荣幸，又很惶恐，因为充其量是沈书的爱好者，赏研仍浅，交往不深。许是因为我为丁午先生《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写的序言吧，他曾赞许。为写序言，我反复读沈书沈诗，心有戚戚，一个高格诗人、一位本真艺术家的画像越来越清晰：他的草书，内美难言；他的诗词，字句僻妙；他的人格，谦和自我。

沈鹏先生曾说：“世间运动着的事物是美的，高速度、剧烈的运动，往往带有神奇、壮美的色彩。以怀素的大草千字文与小草千字文相比，虽然都达到高度艺术成就，但大草千字文上下相连，大小错落，笔画萦带，行间穿插，更具有令人惊悚、紧张而出奇制胜的美感。”显然，草书对于书家来说，有着特殊引力，但又是一道仰之弥高的门槛。即便是沈鹏先生喜欢的傅青主那幅《赠魏一盂书》，他将复制件挂在家里多番赏析，发现最少有三处败笔：“有的字一笔用不好，就再描一下，但描的速度很快，一下不行，很快就再来一下，本来这一笔应该短的，他一下写得长了，但他继续写下去，在别的地方寻找协调，这样有了另

一种完美，似乎也别有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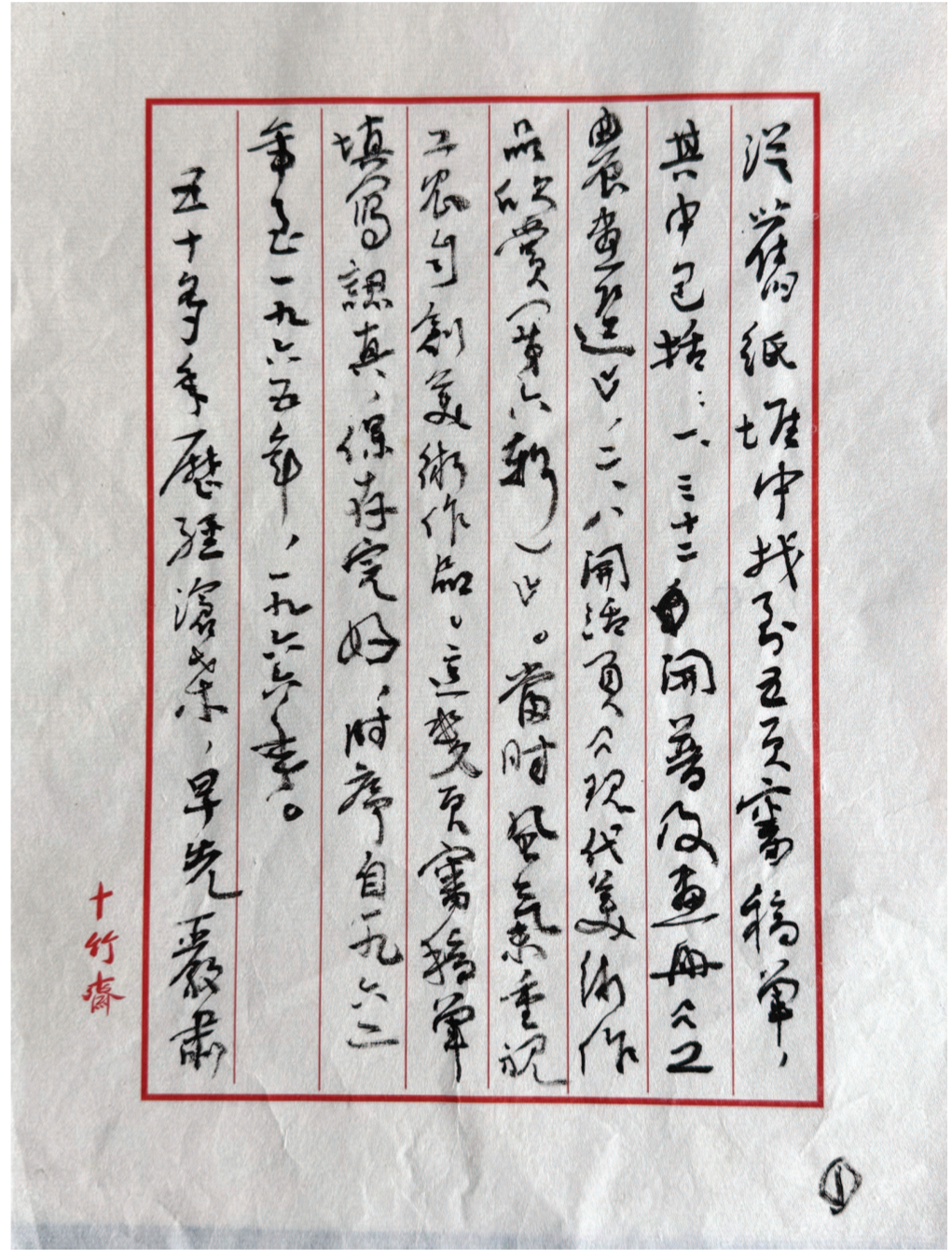
沈鹏先生写诗，和他作书一样，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一些字句，锤炼雕琢直到不见雕琢：“诗经百炼气生柔”“风和雨细映垂虹”；“开眼初惊疑入梦，过庭尚悔欠凝神”（《台北博物院赏毛公鼎》）；“吊瓶何物苦张狂，晒尔权充滴漏忙。我有灵犀通六合，尔当捷足退三江。恼人春色慵睁眼，如梦诗情委断肠。愧对白衣频嘱咐，贪灯开卷又清狂”（《吊瓶输液》）；再如《目镜遭吾压损》：“昨夜心神何所之，无辜目镜损容仪。纵横扭曲情难忍，扑朔迷离离景大奇。视力苍茫赢懒惰，功夫深决决雄雌。且将闲杂束高阁，斗室行空独思思”——眼镜压坏，反而生出一番哲理。有的句子则是忽发奇想，无端所得：“奇书哪得千回读，磨墨人磨夜茫茫”（《红楼梦馆促题匾额》）；

“只识记得侯公子，扇溅桃花血未凉”（《南京李香君故居》）。“夜混茫”说法新，“血未凉”使人惊。沈鹏先生有一首《笔诗》，我很喜欢：“小大由之两自如，颂恩认罪切时需。毫毛驯服随心使，工具循良任性呼。识字催生忧患始，诵经打造睿思除。在齐太史贵操寸，寸管身微独展舒。”从一管笔，写到历史教训，写到古之史官秉笔直书的操守，这不正是我们常说的“春秋笔法”吗？

沈鹏先生原是我为其新著作作序，但他有一篇《自序》，十分精彩。经反复请读，我的文章改做《跋》，堂皇列于沈先生大作之后，至今念起，心仍不安，但又有一股暖意，久挥不去。

谨此纪念沈鹏先生。

2024年5月9日 北京十里堡



维也纳夏日小记

小黑

我坐在黑山咖啡馆(Café Schwarzenberg, 也被直译为施瓦岑贝格咖啡馆)里汗流浹背。启程之前特别查了维也纳的天气，但目光只锁定在开会的那几天，居然忽略了到达当天的温度。没想到这个中欧城市在6月最后一天的最高温达到36°C，简直变成了南欧。小小的旅馆房间里温度还算适宜，嫩黄色的遮阳板功劳不小。空调也是有的，但开关下面的便笺“严厉”地警告客人：不要开窗户，一旦开窗空调自动关闭。思前想后，不忍放弃这仅有的半天空白时间，还是出了酒店，顶着灿烂阳光，在手机导航指引下来到了这家历史悠久的咖啡馆。

老店是维也纳环形大道(Ringstrasse)上最古老的咖啡馆，于1861年开业，多少年来地点、风格都岿然不动，至今内外装饰基本保持19世纪开业时的原貌。但在这气候危机的时代，真的不合时宜了呀——不仅没空调，连个吊扇、风扇都没有，店门大敞着，进来出去的都是一样的热空气。周日的下午，店外露天小花园里没有一个人，店里客人屈指可数。店员黑西裤黑马甲搭配白色衬衫，袖子高卷起来，看起来像短袖衬衫，额头上微微渗着汗水，摇头低声叹息。这个时候我只能点加冰的冷饮了，谁还有心思喝咖啡吃点心。汗水淋漓湿了衣服，手里要有把小扇子也能管点事儿，真是后悔没有把我通勤背包里的折扇顺手带来。

店面古色古香，难免有点陈旧土气。细长的大厅沿着拱窗向纵深展开，褐色壁板上悬挂着一幅幅小油画，大理石桌面搭配半椭圆形深褐色真皮靠椅，挑高足有两层楼，黄色水晶大吊灯从天花板垂吊下来——此时换成电风扇就好了。虽然闷热不堪，但插在饮料中的吸管是纸做的，搅拌棒是竹子材质的，颇得我心。

此地不宜久留，我很快就走出咖啡馆，在街头溜达。老天眷顾，大片、朵白云开始在天空中积聚，慢慢吞噬蓝天的面积，灼热感逐渐消退，再说街头巷尾还有不少降温喷雾器供清凉，心情不由得舒缓下来。

这里显然是维也纳的中心城区。圣卡尔教堂(The Karlskirche)就在几步开外，淡绿色拱顶与蓝天白云相得益彰，两根与罗马图拉真纪功柱形神皆似的大圆柱——其中一个在维修中——让教堂显得气宇轩昂，卓然不群。据说这座教堂是欧洲最精美的巴洛克式建筑之一。坐在教堂前的水池边，目光往右看去，越过两丛红花绿叶的草地能看到远处那座由十九世纪末著名建筑师瓦格纳(Otto Wagner)设计的卡尔斯广场地铁站亭子，同样淡绿颜色的门楣和弧顶，



维也纳街头的降温喷雾设施

也是现代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更加大名鼎鼎的金色大厅也在左近呀，可惜也在维修中，想拍个正面照有点难度。百年老店沙哈大饭店(Sacher)前果然排着长队，人们耐心等待品尝特色蛋糕和咖啡。其背后的维也纳歌剧院气势磅礴；看Albertina画廊门口的海报，这里正在展出莫奈和毕加索的作品。历史仿佛就在眼前。

缓步踱到巨型地标性建筑圣斯泰夫大教堂(Stephansdom, 始建于1433年)周边。游人如织，身着白裙的美丽少女伴着手机音乐纵情高歌，夕阳斜斜地照射过来，人们的表情都愉悦放松，忘记了尚未完全散去的暑气。不久云层翻滚起来，阵雨来袭。我在店铺门廊下躲雨，发现眼前又是一座教堂，照样是绿色拱顶，左右两座塔楼“贴身”环绕。同为巴洛克建筑，相比圣卡尔教堂，这座教堂——对照地图查看，原来是圣彼得教堂——的格局要紧凑得多。不断有人走过去，后来知道这里要举行音乐会，整个夏天每天

晚上都有。急雨之后，天气终于凉爽下来，不由对未来几天充满期待。接下来的几天果然清爽，最高温度不过25°C，多数时候还伴着不小的风，早上去会场的时候甚至需要一件薄外套。这才应该是中北欧的夏天，特别适合户外活动和体育赛事。

这次旅行恰逢欧洲杯进行时。其实，身非球迷，我对赛事是非常不敏感的，即使身临其境也浑然不觉。怎奈那天晚上(7.2)正逢奥地利与土耳其进行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主持欢迎晚宴的东道主兴奋地说，奥地利一定会赢的，要知道我们有好几名球员在德甲效力呢，嘿，嘿。猛然醒过来，问：你们这里没有土耳其专家吧？大家哄堂大笑。转头看报纸，身着红色队服的奥地利球员抱头痛哭，1:2出局，土耳其人不仅创造了欧洲杯历史上最快的淘汰赛进球，那个球员还是本次欧洲杯上第一个梅开二度的人。

那天会后在外觅食，走进距离旅馆不远的Rochusgasse地铁站旁的一家小餐厅，服务员英文不错，殷勤介绍菜单酒水。心满意足地吃完后拿出信用卡结账，小伙子说我们只收现金哈，然后抬手指了一下悬挂在餐厅门口上方的小告示。我抬头细看，那上面潦草地贴着几张常用信用卡的型号，附带小小的禁用标志(0)。这谁能注意到。随身的现金只够买车票，正无计可施中，小伙子说那边有ATM机，我带你去。于是我们一起来到街角，我取款的时候小伙子撒到几米开外，脑袋还掉转开去。返回的时候我们都挺高兴，小伙子乐呵呵地说他来自巴塞罗那，在这里工作几年了，挺喜欢这座城市的。高兴归高兴，现场取现的手续费有5欧元，再加上不菲的服务费，一顿便餐变成了“豪华餐”，让我多少有点不爽。

除了欧锦赛，其实欧洲大陆以及整个“美西

方”都在发生在我看来更加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大选——2024年真是个大选年。看看我们的专家团队，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有，聊一聊大选再合适不过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洲议会选举结束的第二天(6月10日)，宣布解散本应在2027年届满的国民议会，提前进行议会选举，意图阻止极右翼的崛起。法国专家评说，他的顾问团队太冒进了，这种“险棋”要三思而行呀。我们都忧心忡忡，近况是不久就要进行的夏季奥运会，远虑是欧洲整体右倾趋势对全球形势的影响——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绿党第一次获得历史性地位，无论如何都让我们这些环境保护领域的工作人员感到欣慰，仅仅五年怎么风向就变了呢。美国大选呢？美国专家很悲观，说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势头看上去挺猛的，气候政策又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稍稍让人放心的当属英国大选了。从各种迹象看，这次工党要翻盘了，预计将为“右倾”的世界带来不一样的颜色，英国专家也乐呵呵地表示认可。

不过，就算唐宁街再换主人——约翰逊2022年7月辞职之后已经换了好几拨了——英国政策也不会有根本性变化。这是英国宪政历史决定的，渐进多于突变，改良多于革命，温和多于暴力，要不怎么王室还在呢。特别是气候政策不会变，专家笑说，工党至今都没提出系统的政策，就等着全盘接收保守党的政策呢，所谓“萧规曹随”。

我们的会议在一座建于1720年的历史建筑中召开，尤金亲王冬宫(Prinz-Eugen-Winterpalais)，也是如今的奥地利财政部所在地。中午休会时间里，工作人员带我们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参观。在一幅以战争为主题的大型油画面前，“导游”女士告诉我们，这幅画集中描绘了1697—1717年的数次与奥地利相关的战争，卖出买过好几次，也数次修复，二战之后才永久性悬挂在这里。但见油画中城墙、河流、道路、士兵、刀枪剑戟在绿色大平原上平铺开，蔚为壮

观。介绍完毕，她鼓励我们睁大眼睛找找画里的神秘之处，大家很努力地配合但不得要领。随后谜底揭晓：就在表现1706年都灵之战(Battle of Turin)的区域中，那条羊肠小道上的赫然出现了一个骑两轮车(车轮大小不一)的近代人！巨大的尺幅中，小人加车子也就2—3厘米见方，不提醒很难被发现。导游说，这个小东西应该是在百年前的某次修复中被画匠悄悄加上去的，意图不得而知。

离开维也纳那天，也是个凉爽的好日子。远远地看了一眼美景宫(Belvedere)，手里的资料告诉我这里早就变身奥地利美术馆，展出以克里姆特(Klimt)为代表的艺术家作品。在寻觅2A路公交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左找右找的站台就在黑山咖啡馆旁边，不禁又惊又喜，但一车辆已经进站，恐怕没有时间故地重游了。没想到，不仅乘客都下车了，连司机也走了下来，收起电车的小辫子，对我比划说，麻烦等10分钟，然后一溜烟进了咖啡馆！

此乃天意也。我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店门依然大敞着，大厅里一排排座椅上坐满了人——那可是周五上午呀——客人们喝着咖啡谈笑风生，服务员依然黑马甲黑西裤白衬衫，袖管正常放置，笑意盈盈。我点了一杯红茶，坐在露天茶座上，慢慢品味，一时贪欢。

奥地利不偏不倚位于欧洲中部，哈布斯堡王朝发源地，也曾风光无两，如今低调沉默，努力维持着传统风格，咖啡、音乐、艺术、足球、教堂充盈生活。维也纳市民“都皱着眉头，对世界有点不屑，喜欢沉思”（《维也纳，散步时别打扰我思考》），还曾集体投票拒绝过世博会。他们的立场是左还是右，好像不甚清晰。其实，不论是左是右，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不还是人们的美好生活吗？

2024年7月21日

